

中国历代宦官丛书

李辅国

总策划 张国浩
山泉 著

◆ 险遭不测、建宁王之死、杀鸡惊猴
◆ 下马威、望贤宫幕、皆大欢喜
◆ 迟到的警觉、心又软了、残害忠良
◆ 想要一个女人、人财两旺

◆ 飞龙小儿、巴结高力士、大谈养马经
◆ 一份密报、太上皇忆旧、亲情的面纱
◆ 肃宗的忧虑、南异有异谋、尸剑相逼
◆ 处处受制掣、以宦制宦、一命呜呼

蓝天出版社

中国历代宦官丛书

李辅国

● 张国浩 著



蓝天出版社

中国历代宦官丛书

李辅国

宋世荣 著
总策划 山泉



蓝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辅国/张国浩著. - 北京: 蓝天出版社,

(中国历代宦官丛书)

ISBN 7-80081-806-3

I. 李… II. 张…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2096 号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 14 号)

(邮政编码:100843)

电话:66787132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 开本 13.50 印张 28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册 定价: 27.8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浓墨重彩描写了唐代著名宦官李辅国的一生。

李辅国，原名静忠。玄宗时以阉儿身份入侍皇官，曾追随大宦官高力士，主掌闲厩马匹簿籍，后入侍东宫。安史乱起，参预马嵬驿兵变，诛杀杨国忠，又劝太子李亨分玄宗麾下兵马，北趋朔方，至灵武即皇帝之位。因拥戴有功，被委以重任。遂与张后勾结，在朝中结党营私，专权乱政。肃宗病危时，胁迫太上皇玄宗迁至西内，并杀死了张后。但最后机关算尽，却被他一手提拔的宦官程元振所害。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被代宗雇用的刺客杀死。

本书撷取了李辅国一生中的几个重大事件，以史实为经，又不以完全复现每一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鹄的，而旨在通过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让读者了然唐代官闱的人情百态，从而获得对唐代历史有意义的理解。本书奇峰迭起，波澜曲折，具有传奇色彩和较高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



李
辅
国



藍印花

责任编辑：金永吉、崔忠孝
封面设计：杨 群、李 栋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仆役 (1)

◆飞龙小儿 ◆巴结高力士 ◆大谈“养马经”

第二章 祸兮福兮 (32)

◆太子府中 ◆岌岌可危 ◆留得青山在

第三章 趁乱发迹 (54)

◆安禄山叛乱 ◆东宫密谋 ◆马嵬驿兵变 ◆“朕有负爱妃”◆ 分道扬镳

第四章 开国元勋 (102)

◆北上朔方 ◆灵武劝上 ◆李亨登基 ◆“善人”的雅号

第五章 动荡岁月 (132)

◆李泌出山 ◆心生忌恨 ◆欲立皇后 ◆战争的阴影

第六章 凶相毕露 (155)

◆运筹帷幄 ◆险遭不测 ◆建宁王之死 ◆杀鸡惊猴

第七章 转折 (177)

◆叛军内讧 ◆急功近利 ◆浴血睢阳 ◆光复两京 ◆
“五不留”

第八章 凯旋 (210)

◆万民朝拜 ◆下马威 ◆望贤宫一幕 ◆皆大欢喜

第九章 跋扈朝野 (230)

◆皇后送礼 ◆太子风波 ◆亲蚕典礼 ◆迟到的警觉 ◆
心又软了 ◆残害忠良

第十章 李辅国结婚 (287)

◆想要一个女人 ◆元小姐轻生 ◆人财两旺 ◆元小姐省

第十一章 逼宫迁宫 (311)

- ◆一份密报 ◆太上皇忆旧 ◆亲情的面纱 ◆肃宗的忧虑
- ◆“南内有异谋” ◆刀剑相逼

第十二章 血溅宫闱 (358)

- ◆谋夺相位 ◆肃宗病重 ◆反目成仇 ◆太子监国 ◆长
- 生殿刀光剑影

第十三章 恶有恶报 (391)

- ◆处处受掣 ◆以宦制宦 ◆一命呜呼

第一章 少年仆役

◆飞龙小儿 巴结高力士 大谈“养马经”

许多年之后，一闻到那股淡淡的供奉佛龕的香火气味，李辅国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天养父带着他去见骠骑大将军高力士的情景。那是一个遥远的黄昏，那时的李辅国还不叫现在的名字，他叫李静忠，只是一个在“飞龙坊”里养马的小厮，天天跟在养父身后，清扫马棚，给马添料喂水，洗洗涮涮，晚上还得起夜。那时候不觉得这日子有什么不对，反正周围的人都这么过来的。养父有五十多岁，又黄又瘦的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就象粗糙的树皮一样，两眼浑浊，暗淡呆滞，眼角上老是沾满了眼屎。他对养子说：在宫里吃饭，手脚得勤，老老实实干活，不要有非份的



想法。我这辈子见的事多了，谁要不本本份份干活，没什么好结果。养父是个老实人，他在宫中养了一辈子的马了，从没有什么怨言，还挺满足。“人要知足啊。别看我天天喂马，浑身脏兮兮的，但我吃穿不愁，比宫外的人强多啦。我们李家祖籍在岭南偏僻的山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我小时候，他们就相继得病离开了人世，留下我和哥哥两人。我十岁时被人阉了，当时哥哥抱着我不让我割老公，说割了那玩艺娶不上媳妇。我没听他的。可他一辈子在宫外也没成家。为什么？没有钱咋娶媳妇？”说着，养父就揉揉沾满了眼屎的双眼：“话说回来，就是娶上媳妇，生个孩子又咋样？没钱还不是跟着受罪。”

李静忠觉得养父讲得对，他很感激养父，如果没有养父收留他，或许他现在已饿死在街头了。

他生于公元 703 年，童年生活的那一段岁月，在他脑海里已依稀难辨了。他只记得他的家坐落在一座高山脚下，那是一间狭小的土屋。从他懂事起，父母的脸上就没有露过一丝笑容。父亲一年到头在田里干活，可一家人仍然吃不饱饭。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五，小时候常常跟随着姐姐去挑野菜、拾柴禾。以后



的日子他就难以回忆了。只记得来了一个人，父亲和他嘀咕了一阵后，他就被那人领走了。走南闯北，不知道去了多少地方，最后来到长安城里。那时他已十一二岁了，那人把他领到一个院子里，三天不给吃喝，饿得他眼前发黑，肚子里空荡荡的。又烧了满满两桶热水，让他从头到脚洗净了，然后把他领进一间屋子，把他的两只手捆上，扒下了裤，一边一个大汉摁住了他的两条腿。他抬头一看，屋梁顶上有一个滑轮，上边拴着一把明亮的刀子。他正惊恐时，只觉得底下一凉，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醒来时，发现他正躺在一条炕上，鸡巴已被割掉了，里面还插了鹅翎管，后来才知道那是怕尿道长死了。他这时候只觉得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下身疼得难受，象火烧，象水烫，象蝎蜇，象针扎，那个罪受得简直没法提，整整在炕上躺了一百多天，伤口才慢慢好了。

到了这时候，他才明白了那个人贩子是要把他送进宫里。可要进宫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得有人介绍。如果进不了宫，那就白挨了一刀，白遭一回罪了。那些日子里，人贩子总带一些人来，一来就当着他的面评头论足。



“不行，不行，人长得太丑了。你以为什么人都能进宫？一要容貌长得清秀，能讨宫里王爷宫女的喜欢；二要乖巧伶俐，会办事啊！”

“我看你让这小子白挨了一刀，容貌丑不说，人又木讷，即使送进宫里也要被赶出来。”

客人们一走，那人贩子就虎着脸，用手拧着他的脸：“你爹妈怎么给了你这么个丑模样？唉，算老子瞎了眼，这趟买卖可要赔了。”

直到有一天，养父跟着人贩子来了，这样挨打受骂的日子才结束。养父给了人贩子十两银子，他跟着养父进了宫，改名李静忠。

养父在宫里养了一辈子的马，年纪大了，考虑人走了得有人送终，收留了他。他呢，结束了半饥半饱的流浪生涯，安下心来跟着养父在马棚里转悠。这“飞龙坊”的马又称御马，大唐自唐太宗立国之初，便因“马上定天下”之故，对御厩御马的驯养，十分看重，专门设置了闲厩使。担任闲厩使的，也往往是权势极大的亲王。当今皇上李隆基，在平韦乱后，由临淄王改封平王时，所兼之职，就有闲厩使。由于朝廷重视，御厩内的马匹繁多，数千匹马儿置于八大马坊



间。这马儿有从各地进贡的良马，也有宫马生产的，分三六九等。天子骑的马为一品马，金鞍玉辔，享受的是一品朝官的待遇。大多数的马归入凡马厩里。李静忠和养父养的是凡马，凡马的待遇就差多了，马棚里又脏又臭，马夫整天围着马儿转，没有闲的时候。

日子久了，李静忠不安心了，他问养父：“宫里当差的有多少人啊？”

“有两、三千人吧！”

“都干些什么活啊？”

“那可多了，分内侍和外侍。内侍职责主要是侍候皇上、皇后、贵妃、太子，他们能出入于后宫，不过人数不多，才一二百人；大多数人跟我们一样，赶车、喂马、浇花、喂狗、看门、巡夜、抬轿、挑水、端饭，干的都是宫中的杂役，这叫外侍。要想在宫中混出个出头露脸的差使，也不容易啊！”

李静忠听了，叹了口气，也不作声，不过他不愿意象养父那样一辈子在宫里养马。

养马不仅又累又苦，有时还受马的气。那马的脾气和人一样，有温驯的，有暴躁的，也有顽皮恶作剧的。有一匹小马驹，毛色纯净乌黑，才三尺多高，却



格外捣蛋。每次李静忠走向它时，它都背转身，用臀部对着他。趁他不留意，就踢他一趵子。李静忠不知被它踢了多少回了，可又不敢狠命鞭笞它，怕揍坏了，伤了它的筋骨。

有一回，李静忠一不留神又遭小马驹暗算，将他踢得半晌没爬起来。他气极了，把它缚在一棵树上，用鞭子揍它。那马驹从出生起，还未好好挨过揍。李静忠一鞭子狠命抽在它的臀部，立刻皮开肉绽，受了惊吓，昂起头长嘶一声，竟一使劲脱缰而去。这真是一匹好马驹，当它扬蹄疾奔时，如一溜烟卷尘而去。李静忠急了，骑了马追赶上去。那马儿绕着马棚转圈，搅得棚内的马儿也不得安宁，于是一片人喊马嘶。恰在此时，监牧令路过此地，怕受惊的马驹闯入禁苑，惊吓了宫女后妃，祸就闯大了。监牧令急急调了十几名驭手，围成圈堵住了马驹去路，终于把它制服了。李静忠却脱不了受一顿笞打。

本来，挨打对于小宦官来说是家常便饭。由于有养父的庇护，李静忠少受了很多的鞭打。可这一次无论谁去劝说都不行，监牧令动了肝火。掌管鞭打之职的太监将李静忠按在地上，用又粗又黄的竹子朝他屁



股上、背上猛抽，一下一条血印子。别说是十二三岁的少年，这个罪连成人也受不了啊。才打了十多下，李静忠已皮开肉绽，鲜血崩流。养父在一旁跪下苦苦哀求，才保住他一条小命。

夕阳西下。皇宫西南角“飞龙坊”一间内舍传来了阵阵痛苦的呻吟，声音凄楚，令人不寒而栗。

已经是三天了，李静忠半死不活趴在炕上，不能动弹。伤口钻心般的疼痛，他发着高烧，浑身滚烫，人处于半昏迷中。隐隐约约地，他听见有人在叫他，他慢慢睁开眼睛，发现养父正把他抱在怀里。

“总算醒过来了，孩子，躺着别动，真把你父亲吓坏了。”养父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似乎又苍老许多：“孩子，在宫里当差，得长点记性。你可别象父亲那样，嘴太笨，又不会来事儿，一辈子伺候马儿，吃最差的饭，拿最少的俸禄。”说着，眼泪就吧嗒吧嗒落了下来。

李静忠望着养父慈祥的面容，鼻子一酸，也无声地哭了起来。那天夜里，他躺在炕上，望着屋外的月亮，怎么也睡不着。伤口上了药后已不再刻骨般的痛了，但他心里却乱得很。本来他对当一名马伕没多少



奢望，现在却越来越厌烦这种单调、枯燥、劳累的活了。“我一定要离开马厩，吃得好，穿得好，挣更多的银子，过体面的生活。”他暗暗发誓。渐渐地，他眼前模糊了，他看见一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老人，正驼着背吃力地打扫马棚，扫啊扫啊，突然倒了下来。人们围了上来，用一张破席把他卷起，扔进了荒野里。啊，是养父。他大叫一声，醒了过来。

天已亮了，马棚方向又传来了嘈杂的馬的嘶叫与人的吆喝声。

伤好后，李静忠象变了个人。他琢磨出一个理：要想活得人模人样，离开马厩，先得把马儿调养好。他干活更加勤快，也更加用心了。空闲时，就站在一边细细地观察马，看它嚼料饮水，看它奔腾跳跃。他原本就在马厩里厮混，了解它们的习性，现在一用心，掌握了不少养马、驯马的技巧。知道什么时候该让马吃料，什么时候该让它出外溜达了。时间久了，连那匹曾让他挨了一顿毒打的小马驹，也和他亲热起来，一见他就撒开蹄子奔了过来，靠在他身旁不停地磨蹭着，一边喷着响鼻。

而他想离开马坊的想法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